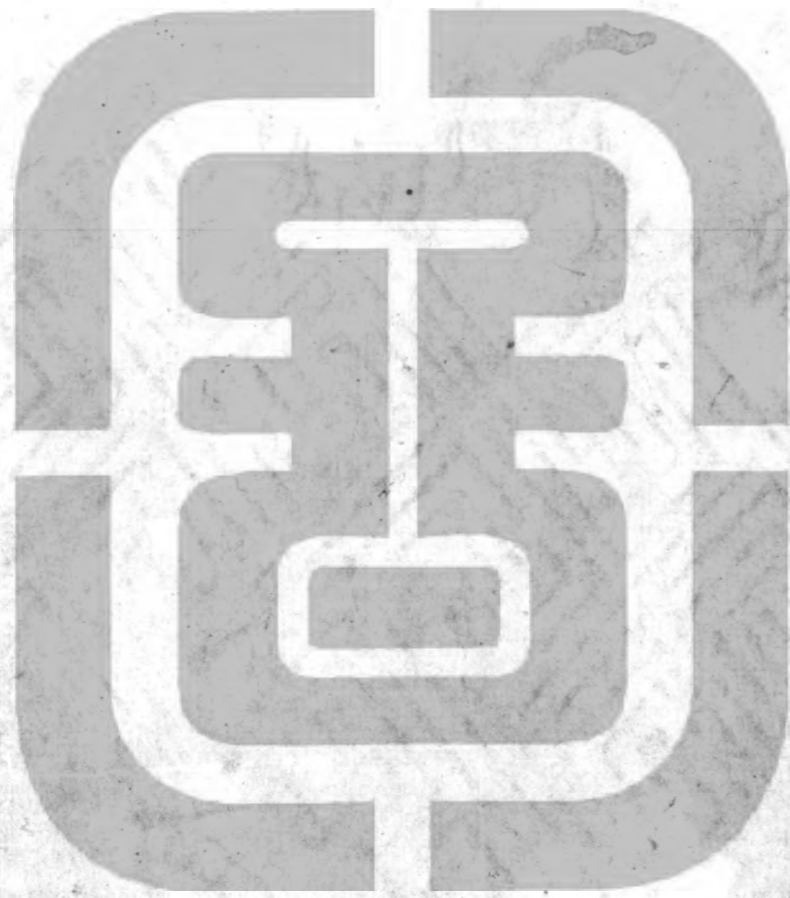


殷  
商  
史



天

纂輯醫史凡例

七條

一 歷代名醫凡史傳所載者謹備錄  
矣其有散見各家文集者亦錄之以備遺則俱  
列於後五卷



奚暇齋  
讀本記

一本也作之

一 古之名醫前史已有傳者既錄也矣乃若張仲  
景王叔和唐玄子皆醫之宗也良不可無傳今  
皆補之其絕無事實如巫咸巫彭矯氏俞氏盧  
氏崔文子公孫光之類則闕之

一 凡各家文集中所載序記雜文凡為名醫而作  
者寔繁其篇悉弗錄蓋不可勝錄也

一諸名醫學本素難方術醇正者則錄之如晉書  
所載佛圖澄單道閑之類頗涉幻誕悉熟之不  
錄恐滋後入之惑

一凡區區別有見聞本傳之所未及者或間有一  
得之愚亦僭附傳後以詒觀者

一近代名醫如劉守真張子和李明之諸子平生  
著述頗多其治療奇驗不可勝數而金元史載  
之甚畧今始依史錄之不敢增也

一山林索居書籍鮮少故於古之名醫蒐羅未盡  
增廣補遺以俟博雅君子  
凡例畢

醫史目錄

浚儀李濂輯

卷之一

左傳二人

醫和傳入 緩

史記二人

扁鵲傳 大倉公傳

卷之二

後漢書四人

郭玉傳 華佗傳弟子 吳普 樊阿

晉書一人

葛洪

宋書八人

徐文伯傳

曾祖熙 祖秋夫 叔 叔嚮 子 子雄

父 道度

徐嗣伯傳

薛伯宗

南齊書一人

褚澄傳

北齊書一人

馬嗣明傳

卷之三

後魏書九人

李脩傳

徐譽傳

徐之才傳

王顛傳

崔或傳 子景哲 景哲子 景哲子 同

景哲弟 景鳳

周澹傳

後周書二人

姚僧垣傳

褚該傳

卷之四

隋書一人

許智藏傳

許澄

舊唐書九人

孫思邈傳  
甄權傳  
孟詵傳  
許胤宗傳  
張文仲傳  
李慶統  
帝慈臧

卷之五

宋史六人

龐安時傳  
王克明傳  
皇甫坦傳  
錢乙傳  
許希傳  
僧智緣傳

遼史二人

直魯古傳  
耶律敵魯傳

金史五人

劉完素傳  
張從正傳  
張元素傳

李慶嗣傳  
紀天錫傳

元史一人

李杲傳

卷之六  
自此卷以後皆各家文集所載者

張仲景補傳  
王叔和補傳

答玄子補傳  
張擴傳

吳源傳

卷之七

丹溪翁傳  
王履補傳

戴原礼補傳

墓誌銘附

卷之八

櫻寧生傳

敕山老人傳

墓誌銘附

卷之九

滄洲翁傳

葛應雷補傳

子乾孫

卷之十

抱一翁傳

蔣用文傳

橋泉翁傳

張養正傳

醫史目錄畢

醫史卷之一

浚

儀

李

瀛

輯

左傳二人

醫和傳

緩

醫和者秦醫也晉平公十七年公疾病求醫於秦秦景公使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盞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sub>手</sub>淫聲惛埋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

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怡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蓄陰淫寒病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盜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少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其蓄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

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為盜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曰蠱為盜穀之飛亦為盜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盜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是歲也趙文子卒十年而平公薨先是晉景公之十九年公疾病亦使求醫於秦秦桓公使醫緩為之未至公憂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緩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某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亦厚為之禮而歸之無幾而景公薨或曰緩即和也音訛

或問醫和診晉侯之脉而知其良臣將死有  
是理邪曰有之不聞僧智緣乎智緣緣診父之  
脉而能道其子之吉凶圖不奇中王珪蓋嘗  
疑之荆公曉之以為實有是理夫診子既可  
以知父則診君亦可以知臣非洞達陰陽造  
化之妙者其孰能與于斯

史記二人

扁鵲傳

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  
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

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  
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  
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  
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  
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  
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為醫或在齊  
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彊而公  
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專因事簡子疾五日不知入大  
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董安于問扁鵲  
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怪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



寤<sup>寤</sup>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與<sup>與</sup>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  
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  
其後將<sup>霸</sup>未老而死<sup>霸</sup>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  
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sup>亂</sup>文<sup>公</sup>之  
<sup>霸</sup>而襄公敗秦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  
君之病與之同不出<sup>出</sup>三月必間<sup>間</sup>必有言也居二日  
半<sup>簡</sup>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  
釣<sup>鈞</sup>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  
熊欲<sup>授</sup>授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  
中羆<sup>羆</sup>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

帝屬我一翟大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  
國且世衰七世而亡<sup>羸</sup>羸姓將大敗周入於范魁之西  
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  
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魏魏太子  
死扁鵲至魏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  
國中治<sup>穰</sup>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  
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  
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  
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子曰未也其  
死未能半日也言臣奔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末

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  
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  
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灑鑿石  
橋引案杭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  
解肌訣脉結筋筋搦髓腦探荒凡幕湔浣腸胃漱滌五  
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  
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  
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  
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  
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

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  
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  
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瞋舌  
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  
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  
并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  
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拍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  
言未卒因嘔唏股臆鳧精泄橫流橫流涕長潛潛忽忽承承賦  
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  
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

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  
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  
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脉亂  
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  
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斃中之  
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  
厲鍼砭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  
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  
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  
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

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有桓侯客之入  
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  
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  
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  
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  
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  
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  
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  
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  
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

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病可已身可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職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

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秦越人醫術之神如此其於明哲保身之道

宜無不悉矣而乃為醯所害夫醯之媚嫉不

仁固弗俟言亦不足責矣越人罹其毒而莫

炳其幾先得無於大智之道亦有所未周乎

噫秦法甚嚴而使典醫者擅殺一神醫未聞

罪之則秦之紀綱律令抑又可知已悲夫

### 太倉公傳

太倉公者存大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

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  
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  
可治及某論甚精愛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  
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  
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  
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  
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縱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  
書曰妾父為吏有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  
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  
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

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入主名為  
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  
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  
人也何病醫某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  
對曰自意少時喜醫某醫某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  
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  
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  
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決嫌疑  
定可治及某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

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日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  
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  
揆度陰陽外變某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  
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  
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  
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有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脉告曰君之病  
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  
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瘻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  
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

其脉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脉法曰脉  
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  
也代則絡脉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  
代絕而脉責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  
瘻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脉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  
病去過入入則去絡脉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  
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日  
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瘻腫盡泄而死  
熱上則熏陽明燥流絡流絡動則脉結發脉結發則  
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見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脉告曰氣  
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吐沫病得之少憂數怵  
食飲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  
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脉心氣  
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脉法曰脉來數病去難  
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脉盛者為重陽重陽者  
心主故煩懣懣食不下則絡脉有過絡脉有過則血  
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喪醫皆以為蹙入中而刺之臣意診  
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

曰矣臣意飲以大齊湯一飲則前溲再飲大溲三飲  
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脉時右口氣  
急脉無五藏氣右口氣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  
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脉告曰熱病氣也然  
暑汗脉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  
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  
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墜信  
身入水中幾死吏即采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  
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

湯火奔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  
茶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脉  
時并陰脉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  
陰者脉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  
濁在大陰脉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  
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奔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脉曰風痺客將難於大小  
溲溺赤臣意飲以火奔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  
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溼溼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  
知奔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脉切其太陰之口溼然

風氣也脉法曰沉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生在  
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脉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  
中有熱而溺赤

奔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脉曰肺消痺也加以  
寒熱即告其入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  
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  
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  
意切其脉肺氣熱也脉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藏  
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  
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脉



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入尸奪尸奪者形  
弊形弊者不當辨灸鑿石及飲毒食菜也臣意未往診  
時齊大醫先診山跗病矣其足少陽脉口而飲之半  
夏九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矣其少陰脉是壞肝剛  
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  
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則陽明  
脉陽明脉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  
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小腹痛臣意診其脉曰遺積瘕也  
臣意即謂齊大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

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  
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脉深小弱其卒然  
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脉口气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次  
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  
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  
其脉曰迴風迴風者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法曰五  
回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  
臣意切其脉脉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而輒出  
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

過期者其入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  
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脉曰風蹶胸滿即為茶酒盡  
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  
切其脉時風氣也心脉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  
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胸滿汗出  
伏地者切其脉氣陰之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澆水也  
脊北宮司空余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  
在<sub>在</sub>肺刺其足少陽脉臣意診其脉曰病氣病<sub>病</sub>客於膀胱  
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

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  
切其脉大而實其末難是蹶陰之動也脉來難者疝  
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  
腹也蹶陰有過則脉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  
蹶陰之脉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  
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蹶也則  
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  
大醉濟北王召<sub>口</sub>意診脉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  
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吐血

死臣意告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  
伎能為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  
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  
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寔以為不然不賣諸侯所至  
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  
廁吐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  
色沃脉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齟齒臣意灸其左太陽明脉即為若參  
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  
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未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葇  
藹菜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脉而脉躁躍  
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圍門外望其  
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脉学臣意所臣  
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  
塞不通不能飲食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  
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  
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圍門外平與  
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昂召舍人奴而謂

之曰公叔有病不舍人曰叔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  
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叔病者脾氣周棄五臟傷部  
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茲  
衆醫不知以為大喪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  
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  
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  
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  
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  
尚肥也叔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矣於火而以出見大  
風也

蓄川王病召臣意診脉曰蹶上為重頭痛身熱使人  
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脉左右各三  
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  
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  
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  
君要脅痛不可挽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  
腎及其未舍五臟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  
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  
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效之効之不

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大陽色乾、腎部<sup>上</sup>及畀、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徃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柴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脉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棊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脉時切之、腎脉也、番而不屬、番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脉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脉曰、蟻瘕、蟻瘕為病、腹大上膺黃解<sup>瘕</sup>循之、戚々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篤不發、化為虫、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尺索刺解<sup>瘕</sup>而毛美、奉髮是虫氣也、其色<sup>澤</sup>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脉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噎、輒後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sup>驅</sup>疾至

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奔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奔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脉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奔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脉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洩血死即後十一日洩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隨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脉得肺陰

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

馬者切之得番陰脉番陰脉入虛裏乘肺脉肺脉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洩血者診脉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奔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告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荼精悍公服

之不得數溲亟而服色將發臙遂曰扁鵲曰陰石以  
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茶石者有陰陽水火之存  
故中熱即為陰石柔存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存治  
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心必審診起  
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  
法參其入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  
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茶及饒石夫悍茶入中則邪氣  
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  
可以剛茶剛茶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  
流行為重困於俞念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

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

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存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衆醫皆以為蹇臣意診脉  
以為痺根在右脇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  
臣意即以大豆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九茶出  
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  
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侗方侗方自言  
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  
使人瘖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此病  
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侗方病者診之

其脉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法  
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脉曰牡疝牡疝在鬲  
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  
力事則必吐血死處後蹠踣要蹶寒汗出多即吐血  
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死即死病得之內所以  
知項處病者切脉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且日死一  
番一絡者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  
已病喪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sup>病</sup>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

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脉法以  
起度量立規矩懸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脉各  
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  
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脉法不可勝驗診疾人  
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  
者皆看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  
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脉法以  
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  
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茶或不當鍼灸以故不中



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某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曾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不脩家生出行游園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

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積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脉法曰年二十脉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脉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脉以馮浮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貨法不當灸灸破矣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  
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  
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為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  
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  
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  
孫光善為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  
陰陽及傳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  
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  
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

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  
居有間公孫光問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  
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  
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  
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止晉與  
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  
者未往會慶子男殷未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  
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  
其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  
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  
縣里人對曰臨菑入宋邑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  
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  
竒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  
魏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  
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茶法定五味及和存湯法  
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  
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  
經脈竒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奔王待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

入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  
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  
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縱  
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也之器  
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太倉公神醫也其治療之竒遷史備載之矣  
無容贅贅然生五女而不生男茲可見子之  
多寡有無皆天也而世之入乃有以種子術

授入者多見其妄也已太倉公師公乘陽慶  
亦年七十餘無子讀書察理之士固不為是  
惑竊附此於太倉公傳傳後以來戒云

醫史卷之一

醫史卷之二

後漢書四人

郭玉傳

後

儀

李

濂

輯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  
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於  
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脉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  
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迹不仕王少師事高學方診六  
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大醫丞多有效應  
帝竒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

王谷診一手問所疾苦王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  
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王仁愛不矜雖貧賤  
所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  
人羸服憂處一鍼即差召王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  
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芒即乖神  
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  
高以臨臣臣懷怖怖以秉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  
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  
不能使茶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  
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

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為不愈也帝善其對年老卒  
于官

嗟乎病一也入有貴賤而療之有難易焉郭  
玉自謂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已意  
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千古不易之論知  
之者鮮矣

華佗傳

牙子

吳普  
樊阿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粲遊學徐土兼通數  
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僊  
沛相陳珪舉孝廉大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

疾發結於內鍼某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  
散既醉無所覺因剝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  
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  
愈一月之間皆平復矣他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因  
詰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滯藿甚酸可取三升飲  
之他病漢書自當去即如他言立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他  
時他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  
是逢我翁也乃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乃知其  
竒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他以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

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  
人追殺他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  
詣他求療他曰君病根深應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  
過十年病不能相救也病者不堪其苦其漢必欲除之他  
遂下療應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曾中  
煩懣而亦面赤漢不食他服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  
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  
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殺使愈他曰此病後  
三暮當發遇良醫乃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他不在遂  
死曹操聞而召他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他鍼隨

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脉佗曰傷身而胎  
不去將軍言間日突傷胎胎已去矣佗曰按脉胎未  
去也將軍以為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  
脉理如前當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復後見不得  
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復歸心燥著母脊乃為下鍼  
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勢不自  
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入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  
絕技皆此類也為人性惡難得意且耻以醫見業以  
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困詎妻疾數期不及操  
累書呼之又勅郡縣發遣佗特能厭事猶不肯至操

檢書作廉

大怒使人檢之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  
或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宥操不從竟  
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治人吏畏  
法不敢受佗亦不強與索火燒之初軍吏李成若咳晝  
夜不寐佗以為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  
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  
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  
病請藥甚急成怒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  
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陵吳  
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詰

晉曰入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尸柩終不朽也是以古之僊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稚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蹠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凡醫咸言背及胃臍之間不可妄鍼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臣關會臍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

以漆葉青麩散漆葉屑一斗青麩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災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漆葉處所而有青麩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

按三國志魏方技傳載佗事多有睥書所不載者今掇其切要可施諸用者數條列于左方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入云在左於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



即愈

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熟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熟食而汗不出佗曰臧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死果如佗言

府吏倪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與熱所苦正同

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

外寒延內寒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且並

起

監讀嚴所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所曰君

身中佳否所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

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所卒頭眩隨車

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故督郵頌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脉曰尚虛

未得復勿為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

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

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

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

曹吏劉相鍼胃管訖便苦使若欬嗽欲臥不安佗

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

救遂如他言

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他他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他與四物女宛九十日即除

彭城夫人夜之廁蠱螫其手呻呼無賴他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入數為易陽湯令煖之其且即愈

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他偶至主人令他視平

他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病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他所刻

他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他能愈此小入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舍舒病困太祖嘆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凡此皆曄書所不載故附于此

晉書 一入

葛洪傳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

以質紙筆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  
所愛玩閉門却掃未嘗文游時輩時或尋書問義不  
遠數千里崎嶇也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  
僊導養之術從祖玄號葛僊翁以其鍊丹秘術授茅  
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兼綜醫術凡所著撰  
皆精覈是非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  
內侯千寶薦洪才堪國史遷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  
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  
求為句漏令元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求榮以  
有丹耳帝從之洪遂時將子姪俱至廣州刺史鄧嶽留

不聽去洪乃上羅浮山鍊丹積年優游閒養著述不  
輟其自序曰洪體之超逸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  
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蹏景猶欲戢勁  
翻於鷦鷯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况大塊稟我以  
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  
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  
鬼之軌哉夫以焦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亦所  
以躓礙也以要離之羸而彊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  
絕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於窮否之城  
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華有藻稅之樂故權貴之家雖

咫尺弗<sup>從</sup>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  
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  
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臆斷妄說  
者衆時有好事者欲有所脩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  
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  
者不得宜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畧以示一隅冀憤悱  
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  
神僊之書不但大笑之又將毀謗真正故今所著悉  
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釈名曰外篇凡  
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鍼之金

匱以示知者自號抱朴子因以為名其餘所著金匱  
藥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又按五經史漢百家  
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  
又精辯玄蹟析理入微後忽與嶽䟽云當遠行尋師  
尅期便發嶽得䟽狼狽徃別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  
而卒嶽至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  
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傳僊云

宋書八人

徐文伯

曾祖熙  
叔父叔嚮

祖秋夫  
子雄

徐文伯字德秀東海人濮陽太守熙之曾孫也熙好

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瓢獻與之曰  
君子孫宜以道術名世當得二千石熙用之乃扁鵲  
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  
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  
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  
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梅丘穴鍼  
之秋夫如其言為矣四處又鍼有井三處設祭埋之  
明日見一入來謝忽然不見當世服其通靈秋夫生  
道度叔嚮皆能精其業道度有脚疾不能行文帝令  
乘小輿入殿為諸皇子療疾無不絕驗仕至蘭陵太

守文帝常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塘謂杜道鞠彈  
碁范悅時褚欣遠模書褚胤圍碁徐道度療疾也道  
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並精其業文伯兼有學行性  
倜儻不屈意於公卿不以醫術自業吳郡張融謂文  
伯嗣伯曰昔王微樞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  
故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  
所及且褚侍中澄雖富貴亦能救療人疾卿此便成  
不達荅曰惟達者知此可崇不達者多以為深累既  
鄙之何能不耻之文伯為効與嗣伯相埒孝武路太  
后病喪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為水

劑消石湯病即愈除鄱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  
遇隆重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發輒氣欲絕衆  
醫以為內癥文伯曰此髮癥也以油投之即吐得一  
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遂掛門上滴  
盡乃一髮而已病即愈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  
人有娠帝亦善醫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文伯  
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  
急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君以刀斧恐其變易請鍼  
之胎自落使孕足太陰補午陽明胎使應鍼而落兩  
兒相續出果如其言子雄亦傳家業尤工診察任奉

朝請

按梁書范雲傳傳初武帝九錫之出而尚書右  
僕射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  
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  
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况二年文  
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流汗即  
起二年果卒此可以補文伯本傳之闕故附  
錄之

徐嗣伯

薛伯宗

徐嗣伯字叔紹乃叔嚮之子文伯之從弟也亦有孝

行善清言位正貞即諸府佐彌為臨川王映所重時  
直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复  
月常複衣嗣伯為診之曰卿仗熱應須以水發之非  
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  
衣坐於石上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  
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閣敢有諫者  
撻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  
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  
一升病即瘥自爾恒發熱冬月猶著單禪衫體更肥  
壯常有妖患滯冷積年不瘥嗣伯為診之曰此尸注

也當以死人枕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  
已一邊腐缺服之即愈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患瘥  
脹面黃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虺耳極  
難療當取死人枕煮服之依語煮枕以湯投下得大  
利有蛇灸頭堅如石者五六升病即瘥後沈僧翼患  
眼痛人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  
死人枕煮服服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如  
而問之曰三病不同皆用死人枕而俱瘥何也荅曰  
尸注鬼氣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投之  
鬼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虺者久虺也

醫療既僻蛇豕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服之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翳眴應須邪物以鉤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而去故令埋于冢間也又春二月出南籬間戲聞直屋有呻吟聲嗣伯曰此病甚重一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之見一老姥禡體痛而處上黷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蹶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時又有薛伯宗善從癰疽有公孫秦者患背癰伯宗為氣封之徒置裔前柳樹上

明且癰消樹邊使起一瘤如拳大積上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痿損

南齊書一人

褚澄傳

褚澄字彥通河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尚書左僕射兄淵司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并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齊高祖建元中為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荅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為診脉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編



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煮服之一本蒜作蘘升作斗始一服

乃吐出一物如升涎畏之能動用看乃是鷄雛羽翅

凡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菜又吐得

如向者鷄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豫章王感病

高帝召澄為療之愈尋遷左戶尚書澄凡療病無貴

賤皆先審其苦樂榮悴卿壤風俗水土所宜氣血彊

弱然後裁方用藥至於舅婦僧尼必有異乎毒妾之

療永元元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所著醫論十篇世

稱褚氏遺書是也

按褚氏遺書十篇總二千六百二十言簡切

幽耿多前人所未發蓋深有會于素問靈樞

之旨者也唐末黃巢之亂盜發澄墓得石十

有八片形制如檮上有刻字即是書云維揚

蕭廣叔常得之深加寶重亦以此殉葬宋靖

康時金人犯順盜窺蕭氏塚意有厚藏欲發

之其子孫因會鄉人啓視得石十有九片其

一乃廣之子淵所撰序錄是十篇遂傳于世

嗚呼物之顯晦著述之傳世與否固亦有數

哉余夙嗜是書漫綴數語于傳後聊亦識珍

重之意云爾

北齊書一人

馬嗣明傳

馬嗣明河內人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莫不咸誦為人診候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惟一子太寶甚聰慧年十七八患傷寒嗣明為其診脉退告楊愔曰邢公子傷寒不療自差然脉候不虫一丰使死覺之少晚不可復療數日後楊邢並侍讌內殿文宣云邢子才兒大不惡我欲乞其隨近一郡楊以子丰少未合剖符讌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脉惡一丰內恐死若其也郡醫茶難求遂寢大寶未暮而

卒楊愔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使差作練石法以庚黃色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醇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拊下篋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武子中為通直散騎常侍鍼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嘗有一家二奴俱患身體遍青漸虛羸不能食訪諸醫無識者嗣明為灸兩足趺上各三壯使愈武子未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榜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差者購錢十萬諸名醫多尋榜至問病狀俱不下午惟嗣明為之療問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二尺似

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漸及半身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即為處方令馳馬往都市菜示其節度前後服十劑湯一劑散比嗣明明年從駕還此女子復如故嗣明藝術精妙多如是隨周皇中卒於太子菜藏監然性自矜大輕諸醫人自徐之才崔叔鸞以還俱為其所輕

醫史卷之二

醫史卷之三

後魏書六人

李脩傳

李脩字思祖

世祖書

本陽平館陶人父亮少學醫得術書未能精

究太武時奔劉義隆於彭城又就沙門僧桓究之書研習衆

方畧盡其術鍼灸授業莫不有效徐察大書間多所救恤

四方疾苦不遠千里竟往從之亮大書七為廳事以舍病

人停車與於下時有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予視其

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文

浚

儀

李

濂

輯

駝車馬金帛酬賚無貲脩兄元孫隨畢衆敬赴平城  
亦遵父業而不及以功賜爵義平子并奉朝請脩畧  
與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  
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內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  
鍼藥有効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為鮮麗集諸學士  
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餘卷皆行於  
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文明  
太后時令脩診視之一且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  
遠未幾果亡遷洛為前軍將軍領太醫令後數年卒  
贈威遠將軍青州刺史

徐謩傳

徐謩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  
某謩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獻  
文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便謩隔而脉之  
深得病狀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為中散稍遷內侍長  
文明太后時問治方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也謩合  
和藥劑攻療之驗精妙於脩而性甚秘忌兼奉不得  
其意者雖貴為王公不為措療也孝文後知其能及  
遷洛稍加眷幸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病皆令  
處療又除中散太史轉右軍將軍侍御師謩欲為上

合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居崧高採營其物歷歲無  
所成遂罷二十二年上幸懸瓠有疾大漸乃馳驛召  
謩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下治  
果有大驗高祖體少瘳內外稱慶凡月車駕發豫州  
次于汝濱乃大為謩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謩  
于上帝遍陳饋觴于前命左右宣謩救捷危篤振濟  
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曰夫神也無方形稟有礙憂  
喜乖適理必傷生朕覽萬機長鍾草運思芒芒而無  
息身忽忽以興勞仲秋動痲心客頓竭氣體羸瘠玉  
几在慮待御師右軍將軍徐成伯馳輪太室進療汝

蕃方窮用丹書英茶盡芝石誠術兩輸忠妙俱至乃令沈  
勞勝愈篤療克痊論勤語效實宜喪錄可進鴻臚卿  
金卿懸圃國伯食邑五百戶賜錢一萬貫又詔曰錢  
府未充須以雜物絹二千匹雜物一百匹四十匹出  
御府穀二千斛奴婢十口馬十匹一匹出驛驢牛十  
頭所賜雜物奴婢牛馬皆經內呈諸親王咸陽王禧  
等各有別資並至千匹從行至鄴上猶自發動謩日  
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上疾勢遂甚戚々不怡每加  
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高祖崩謩隨梓宮還  
洛謩常有茶餅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而鬚髮不白

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為光祿大夫加平北將軍卒延昌初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靖

徐之才傳

徐之才嘗之從孫也父雄貞外散騎侍郎醫術為江左所稱事見南史之才幼而雋發長精于醫藥名多效皇建二年除西襄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絲帛千段錦四百疋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有人患脚跟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寔曾如此

之才為剖得給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為刀把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塚見鞞鞞額骨長數寸試剖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襄州刺史特給饒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愛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曰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藥方服一劑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疾竟愈帝每發動暫遣騎追之鍼藥所加應時必效之才歷事諸帝以戲

神得寵育帝武成生齟牙問諸醫尚菜典御鄧宣文  
以寔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并賀曰此是智  
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為僕射羊八  
十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曰文明弟之範亦以醫  
術見知位大常卿

王顯傳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天人也自言本東海郟人王朗  
之後也父安上少與李亮同師俱受醫術而不及亮  
安上還家樂平頗參士流顯少歷本州刺史雖以醫  
術自通而明敏有大斷才用初文昭皇太后之懷世

宗也夢為日所逐化而為龍繞后后寢而驚悸遂成  
心疾文明太后勅召徐謩及顯等為后診脉謩云是  
微風入臧宜進湯加鍼顯云按三部脉非有心疾將  
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始顯言久之召補侍御師尚書  
儀曹郎號稱幹事世宗自知有微疾久未差愈顯橫  
療有效因是稍蒙眴識又罷六輔之補顯為領軍于烈  
問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游擊將軍并廷尉少卿仍  
在侍御營進御茶出入禁內乞臨本州世宗曾許之  
積年未授因是聲問傳于遠近顯每語人言時旨已  
決必為刺史遂除北平將軍九州刺史尋詔馳馭還

京復掌茶又遣還別元愉作逆頭討之不利入除太  
府卿御史中尉頭前後歷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  
其共回也內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  
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更換詔委改  
選務盡才能而頭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  
口喧譁聲望致損後世宗詔頭撰茶方三十五卷班  
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既建以為太子詹事委任甚  
厚世宗每幸東宮頭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茶賞  
賜累加為立館宇寵振當時延昌二年秋以營療之  
功封衛南伯四年正月世宗夜崩肅宗踐祚頭參奉

策策璽璽策隨從臨吳微為憂懼頭既蒙任遇兼為諸官特  
勢使威為時所疾朝宰託以待療無効執之禁中詔  
削爵位監執呼寃直閣以刀鏗撞其腋下傷中吐血  
至右衛府一宿死始頭布衣為諸生有沙門相頭後  
當富貴戒其勿為吏部若為吏部必敗由是世宗時  
或欲令其遂撰吏部每殷勤辭避及世宗崩肅宗夜  
即位受璽冊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  
以顯兼吏部行事矣

### 崔彧傳

崔彧字文若清河東武城人父勲之大司馬外兵郎



贈通直郎或與兄相如俱自宋入魏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或亦嘗詣青州逢隱逸沙門教以素問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畧嘗病王顯等不能療或鍼之抽鍼即愈後位冀州別駕累遷寧遠將軍性仁恕見疾苦喜與療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渤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或子景哲豪率等以醫術知名仕魏為太中大夫司徒長史景哲子罔有天保初為尚書典御歷高陽太守太子家令終瀛臚卿臨終戒其子曰夫泰儉福之興傲侈禍之機乘福輿者浸以康寧蹈禍機者忽而傾覆汝其戒哉吾

沒後歛以時服祭無宇斂棺足周屍座不泄露而已及卒長子恪遵父命景哲子景鳳字鸞位尚書典御

周澹傳

周澹京兆鄠人也多方術尤善醫藥遂為大醫令明元嘗苦瓜疾頭眩澹療得愈由此位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言不可明元曰惟此二人與朕意同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疋綿五十斤時有河南人陰負家世業醫與澹並受封爵清河李潭亦

以善鍼見知

後周書二人

姚僧垣傳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  
曾祖郢采貞外散騎常侍五城侯父菩提梁高平令  
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  
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通治居  
喪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業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  
討試僧垣酬對無滯梁武帝甚奇之大通六年解褐  
臨川嗣王國左常侍大同五年除驃騎廬陵王府法

還火

曹參軍九年追領殿中醫師時武陵王所生葛倫華  
宿患積時方術莫効梁武帝乃令僧垣視之還具說  
其狀并記增損時候梁武帝歎曰卿用意綿密乃至  
於此以此候病何疾可逃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此  
術是以每恒留情頗識治體今聞卿說益用人意十  
一年轉領大醫正加文德主師直閣將軍梁武帝嘗  
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垣曰大黃乃是快藥然至尊年  
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簡文帝在東宮甚  
禮之四時伏臘每有賞賜大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  
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不留意於章句時高

畧今古則為學者所稱及候景圍建業僧垣乃棄妻子走難梁武帝喜之授戎昭將軍湘東王府記室參軍及宮城陷百官逃散僧垣假道歸至吳興謂郡守張暲見僧垣流涕曰吾過荷朝恩今報之以死君火苦足此邦大族又朝廷舊臣今日得君吾事辦矣俄而景兵大至攻戰累日郡城遂陷僧垣竄避久之乃被拘繫執火景將候子鑒素聞其名深相器遇因此獲免及梁簡文帝嗣位僧垣遷建業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子鑒尋鎮廣陵僧垣又隨至江北梁元帝平候景召僧垣赴荊州改授晉安王府諮議其時雖尅平大亂而任

用非才朝政混淆無復綱紀僧垣每深憂之謂故人曰吾觀此形勢禍敗不久今時上策莫若近關聞者皆掩口竊笑梁元帝嘗有心腹疾乃召諸醫議治療之方咸謂至尊至貴不可輕脫宜用平茶可漸宣通僧垣曰脉洪而實此有宿食非用大黃必無差理梁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梁元帝大喜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錢十萬實百萬也及大軍尅荊州僧垣猶侍梁元帝不離左右為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尋而中山公護使人求僧垣至其營復為燕公于謹所召大相禮接文帝又遣使馳馭徵僧垣

謹固留不遣謂侯人曰吾年衰暮疾病嬰沉今得此  
入望與之偕老文帝以謹熱德隆重乃止明年隨謹  
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  
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脗似有三縛  
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為診脉處湯三劑穆初服  
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  
悉除而兩脚疼痺猶自孱弱更為合散一劑稍得屈  
伸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  
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  
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

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  
自服不煩賜問因而委去其子殷勤并請曰多時抑  
屈今日始來竟不可治意實未盡僧垣知其可差即  
為處方勸使急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天  
和元年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將軍樂平公  
竇集暴感風寒疾精神瞶亂無所覺知諸醫先視者  
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則困矣終當不死若  
專以見針相為治之其家忻然請受方術僧垣為合  
湯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若痲積時  
而不廢朝謂謂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痲

疾若如僕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尅殺  
樂乎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君言  
必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  
史記云天和六年遷遂伯中大夫肅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  
醫巫雜說各有異同高祖御內殿引僧垣同坐曰太  
后患勢不輕諸醫並云無慮朕入子之情可以意得  
君臣之義言在無隱公為何如對曰臣無聽聲視色  
之如特以輕事已多准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  
既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召見帝  
問僧垣曰姚公為儀同幾年對曰臣忝荷朝恩於茲

九載帝曰勤勞有力曰朝命宜隆乃授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又勅曰公年過懸車可停朝謁若非別  
勅不勞入見四年高祖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  
能言臉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  
以為諸職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處  
方進茶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未乃治足足  
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  
駕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  
歲帝幸雲陽遂寢疾乃召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果  
私問曰至尊貶膳日久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且應天

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  
宣帝祈<sup>初</sup>在東宮常苦心痛乃令僧垣治之其疾即愈  
帝甚悅及即位恩禮彌隆常從容謂僧垣曰常聞先  
帝呼公為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  
帝曰此是尚茵之辭非為貴爵之號朕當為公建國  
用家為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戶冊命之  
曰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羊大象二年除大醫下大夫  
帝尋有疾至於大漸僧垣宿直侍帝謂隨公曰今日  
性命惟委此人僧垣知帝診候危殆必不全濟乃對  
曰臣荷恩既重思在効功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

帝領之及靜帝崩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隨開皇  
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時年八十五遺誠衣白怡  
入棺朝服勿歛靈上惟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贈  
本官加荆湖二州刺史僧垣醫術高妙為當世所推  
前後効驗不可勝紀聲譽既盛遠聞近服至於諸蕃  
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搜採奇異參校微<sup>微</sup>効者為集  
驗方十二卷行于世

褚該傳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父義昌梁鄴陽王中<sup>記</sup>  
室該幼而禮<sup>謹</sup>厚尤善醫術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

府西上後與蕭撫同歸周自許夔死後該稍為時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遷縣伯下大夫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為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後以疾卒子則亦傳其家業

醫史卷之三

